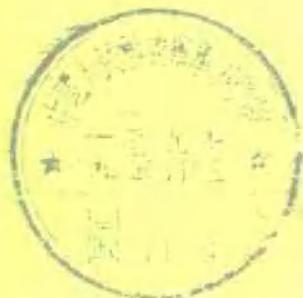


經濟地理學參考資料

生產配置理論部分 [二]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一九五四年 北京

書名

F119.9-67

2019 9246 0

經濟地理學參考資料

生產配置理論部分〔二〕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地理教研室編



註銷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一九五四年 北京

僅供參考，請勿翻印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印刷

北京鼓樓西大街湖廣胡同26號

*

1954年8月第一版
1954年8月第一次印刷
開口3-7·317×437 1/25·7×23/25·16·900字
0001-3956册(520+36+3400)

*

本書委託新華書店憑證發行

目 次

斯大林所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 對於經濟地理學的意義 O·A·康士坦丁諾夫 1
地緣政治學——帝國主義的侵略思想體系 A·波波夫 20
現代美國偽地理學中的帝國主義概念 K·И·魯卡舍夫 29
反動的人口論 (A·波波夫著。見『學習譯叢』一九五三年第十期)
工業的協作與專業化問題
(J·多布羅文斯基著。見『經濟譯叢』一九五四年第一期)
社會主義農業的配置原則
(E·C·卡爾德烏荷娃著。見『地理學報』一九五三年第十九卷第二期)
蘇聯農物業的配置問題 И·Д·阿爾波吉夫 39
消滅不合理的運輸是國民經濟的重要任務
(Ю·科爾多馬索夫著。見『經濟譯叢』一九五四年第一期)
運輸業在蘇聯農業發展中的作用 T·哈卡圖洛夫 50
經濟區經濟發展的計劃化 H·柯斯金尼可夫 65
蘇聯費爾干盆地經濟綜合發展的道路
(К·別特林切夫著。見『地理知識』一九五三年六月號)
東方蘇維埃共和國的工業化及蘇聯
民族之間實際不平等的消滅 П·М·阿爾姆比也夫 81
(以哈薩克斯坦為例)
莫洛托夫省的農業配置及專門化 M·利賓諾維奇 100
國家經濟地理特徵的描述 H·H·巴朗斯基 113
蘇聯區域經濟地理特徵的描述 H·H·巴朗斯基 139
城市經濟地理特徵的描述 H·H·巴朗斯基 155
經濟地理調查 Ю·Г·沙烏式金 171
人口地理調查 Ю·Г·沙烏式金 182

斯大林所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對於經濟地理學的意義(一)

○·A·康士坦丁諾夫

科學泰斗約·維·斯大林的新的天才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對於馬克思一列寧主義寶庫是一個極大的貢獻。

在這一著作中，斯大林在概括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全面地研究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從而向前發展了政治經濟學。這篇著作制定了這樣一些原理：不僅按照新的方式闡明政治經濟學的問題，而且也按照新的方式闡明哲學、史學、法學和其他科學的問題。斯大林的這一著作是馬克思一列寧主義發展的新的、最高的階段。它給蘇聯人民建設共產主義的實際活動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武器。

斯大林新著的發表，對於一切科學、其中包括經濟地理學的發展創造出無上的可能性。蘇聯經濟地理學家的責任就在於：充分利用這些可能性並貢獻出自己一切力量來解決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問題和實際任務。我們應該深刻地研究『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並細心地思索自己的理論立場。在我們面前有着嚴重的任務：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基礎上，在各種意見爭論的基礎上，消滅我們現存的錯誤，克服我們科學落後於生活實際要求的現象。為此，我們應當共同努力，互相幫助，創造性地掌握斯大林同志天才的理論原理和新的科學發現。同時，我們現在必須對經濟地理學某些迫切問題作出結論。依照我們看來，就中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結論：

一、斯大林的這一著作給所謂『統一地理學』以新的徹底的打擊。大家知道，不久以前，『統一地理學』、『統一的地理過程』

等錯誤概念在蘇聯有過傳佈。這些概念把自然地理與經濟地理結合為統一的科學。近年來，這個轟動一時的『統一地理學』開始被揭穿了。並且證明了，『統一地理學』把自然界的法則與人類社會的法則混為一談，機械地把自然界的法則搬到社會現象上去，或者相反。現代資產階級的偽科學廣泛地利用氣候與其他自然現象來『解釋』經濟與政治生活。在這種『理論』基礎上，就產生了地緣政治和其他類似的反動的『理論』。它們企圖辯護和『論證』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政策。對『統一地理學』的揭露便使得這個概念在我們這裏如今再不能公開地宣揚了。但是，在此問題上採取錯誤態度或動搖態度的某些地理學家，實際上還沒有表示過他們真正放棄了這種錯誤的想法。因此，反對『統一地理學』的鬥爭還不應該終止。

斯大林在其『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給予我們以新的、強有力的武器，以便向『統一地理學』作鬥爭。這個武器就是他的關於自然法則與社會法則的性質的學說，以及關於自然法則與經濟法則之間的區別的學說。它們之間的區別在於：政治經濟學的法則『與自然科學的法則不同，不是長久不變的；政治經濟學法則，至少是其中大多數，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發生作用的，在此以後，它們就讓位給新的法則』〔二〕。

由此就不難作出結論：自然地理依靠自然科學的長久不變的法則，而經濟地理學則依靠政治經濟學的法則，它們大多數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之內起作用的。顯然，不能把這些現在內容上又在其作用的時間和性質上都有差別的法則結合在統一的科學裏面。斯大林同志的新的指示應當徹底地說服那些在觀點上有毛病的尚未解除武裝的『統一地理學』的擁護者，而蘇聯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地理學的代表，也和一切地理學家一樣，都應該盡力地利用斯大林的這些指示來消除在我們這裏存在的一切各種各樣的『統一地理學』的殘餘思想，並且特別要利用它們來對各種不同的反動的偽科學『理論』作鬥爭。這些『理論』，正如我們以上指出的，它們把自然界的法則與經濟法則混為一談，而且把自然界的法則搬到人類社會中去。斯大林所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對這一鬥爭提供了新

的、無可反駁的論據。

二、斯大林所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包含着這樣一些理論原理，這些理論原理使對經濟地理學對象的理解更加明確了，並指出我們對於這門科學應該研究的問題的實質所持的觀點上的錯誤。

衆所周知，斯大林發現了社會主義社會具有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的客觀經濟法則。國民經濟有計劃的、按比例的發展，要求生產在國家領土上的合理配置和國內全部地區的正確發展。因此，我國社會主義生產配置法則導源於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的客觀經濟法則。斯大林指出：『……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法則的作用，只是在它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為依據時，才能充分發揮起來。』〔三〕斯大林所發現並表述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的重大特點和要求是：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求。毫無疑問，社會主義生產配置法則也只有在以社會主義基本法則為依據時，才能充分發揮作用。

格·馬·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發展斯大林的這些原理時，曾經指出：『為了保證全部社會生產的不斷增長，為了在我國創造豐足的產品，就必須完全掌握有計劃地、合理地利用一切物力、財力和人力的藝術，從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法則的要求出發，使一切活動都適應於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的要求。』〔四〕

有計劃地、合理地利用一切資源的藝術包括正確地、合理地配置這些資源。從而，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經濟地理學便具有作為科學的巨大的實踐意義，它正在積極促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建設。

現在，我們再看一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地理學。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斯大林在其新著中也發現了並表述了現代資本主義的基本法則。這個法則的特點和要求是：『用剝削本國大多數居民並使他們破產和貧困的辦法，用奴役和不斷掠奪其他國

家人民、特別是落後國家人民的辦法，以及用旨在保證最高利潤的戰爭和國民經濟軍事化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的資本主義利潤。】〔五〕

同時，斯大林指出，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決定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方面的一切最重要的現象，使我們能够了解和說明這一切現象。

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及其個別國家中的生產配置不平衡性便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最重要現象之一。在這裏，我們看到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法則和各個不同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法則的表現。

所以說，社會主義的生產配置是在國民經濟有計劃的、按比例發展的法則的作用下形成的，並決定於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而資本主義的生產配置是在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法則的作用下形成的，並決定於現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

這樣，經濟地理學所研究的現象和法則便在經濟科學所研究的現象和法則的體系中找到了自己的地位。

三、斯大林所發現並表述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與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法則，為經濟地理學的重新劃分成兩部分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衆所周知，最初經濟地理學分為蘇聯經濟地理學與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地理學。這種劃分法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它反映了世界分成兩個體系：資本主義體系與社會主義體系。由於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勝了法西斯德國與帝國主義日本，許多歐洲和亞洲人民民主國家便脫離了資本主義體系。這些國家與蘇聯一道組成了統一而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這個陣營與帝國主義陣營是對立的。兩個陣營——以蘇聯為首的民主的反帝國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反民主的帝國主義陣營——的形成應該引起經濟地理學的徹底改組。一九四七年九月底，阿·阿·日丹諾夫同志在幾國共產黨的代表於華沙所舉行的情報會議上的報告中，曾對兩個陣營的問題作過充分的闡述。但是，在這以後，經濟地理學中仍沒有發生什麼特殊的變化。

經濟地理學的改組進行得緩慢和拖延的情況，可從下列事實看出。就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之後的兩三年間，雖然走上了偉大社會改造道路的東歐與東南歐人民民主國家擺脫帝國主義體系的史實已經非常明顯，但我國的經濟地理學中却仍然保留着舊的、戰前的名稱——『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地理』。後來採用的新名稱『外國經濟地理』在開始也並沒引起根本的改組。然後才初次地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即：在考慮保存大陸各國原有體系的情況下，從歐亞內部特別劃出人民民主國家。經過多次改組之後，終於採取了現有的構成：經濟地理課程中外國分成的兩個部分——民主的反帝國主義陣營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

能否這樣認為：隨着外國經濟地理的分為兩個篇章，這個改組就算完成了呢？依照我們的意見，不能如此認為。早在數年之前，便已出現以下的新的觀點：從必須取消外國經濟地理出發，而代之以人民民主國家經濟地理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地理。

斯大林的新著徹底地明確了這個問題，並使這個問題能够得到更有根據的和更加透徹的解決。

斯大林所發現並表述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與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法則，揭示了社會主義陣營國家與資本主義世界國家的正相反的發展方向。

格·馬·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對這種情況說明如下：

『目前整個世界經濟狀況的特點是存在着兩條發展路線。一條路線是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和平經濟不斷高漲的路線，這種經濟不會遭遇危機，它為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的物質和文化需要而在日益發展。這種經濟保證着人民大眾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和勞動力的充分就業。這種經濟的特點是民主陣營各國間友好的經濟合作。』

另一條路線是生產力停滯不前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路線。這種經濟正陷於愈來愈嚴重的資本主義總危機和不斷重演的經濟危機的困境中。這是經濟軍事化和軍事生產部門片面發展的路線；這是各國

相互競爭、一些國家奴役其他國家的路線。這種狀況之所以產生是因為這種經濟的發展不是為社會謀福利，而是用剝削本國大多數居民並使他們破產和貧困的辦法，用奴役和不斷掠奪其他國家人民，特別是落後國家人民的辦法，以及用戰爭和國民經濟的軍事化的辦法，來保證資本家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六〕

顯然，在社會主義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存在這樣深刻的差別之下，把它們籠統地合在『外國』這一範疇之內，無論如何是沒有什麼根據的。

正如在政治經濟學這一統一的科學的領域內存在着兩個主要的部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樣，在統一的經濟地理學的領域內也正應當有兩個主要的部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地理學與社會主義世界經濟地理學，後者包括蘇聯與人民民主國家。換句話說，像把人民民主國家與資本主義世界合在一起的外國經濟地理這樣的科學或這樣的科學部分，是沒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有的。

因此，依照我們的意見，應當解決關於作為科學的經濟地理學的構成問題。

至於談到經濟地理的講授，這裏每個部分應該從每個陣營的領導國家和最主要的國家開始教起。由此可以得出一些結論：

第一，研究社會主義世界應當從蘇聯開始，然後再學歐洲和亞洲的民主國家；

第二，研究資本主義世界應當從美國和作為美國助手的英國開始，然後學法國及其他國家；

第三，在某些教學計劃中還保持這種順序，即先研究『外國』（其中也包括社會主義陣營的外國），而後研究蘇聯。這是一種政治上的錯誤，因而應該擯棄這種順序；

第四，既然研究本國應當較比詳細，那末為了純粹的教學目的就應把蘇聯從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總的部分中分離出來。換句話說，經濟地理學這門課程在我們的講授中應由三個部分組成：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各國與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但是，不應該掩飾這

種講授構成，相反地應該隨時着重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地理學是由兩個主要部分，即：社會主義世界經濟地理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地理所組成。

依據斯大林的新著，在作為科學或作為學科的經濟地理學的構成方面我們應作出的結論，就是這樣。

四、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性質的理論，對於經濟地理學，也如對於一切經濟科學一樣，有着特別重大的意義。這些法則具有以下四個特點：

(一) 經濟法則，正如任何科學的法則一樣，具有客觀的性質。它們反映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經濟發展過程。人們不能改變或廢除這些法則，也不能創造新的法則。

(二) 經濟法則不是自發的：社會可以認識經濟法則，依靠它們，限制它們活動的範圍，利用它們為社會造福。

(三) 大多數經濟法則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之內起作用的。在此以後，由於經濟條件的改變，它就會失去效力而讓位給在新的經濟條件的基礎上產生的新經濟法則。

(四) 觸犯社會垂死力量利益的新經濟法則的發現和運用會遇到這些力量的極強烈的反抗。

這樣四個特點也是蘇聯社會主義生產配置法則的特徵。

事實上，我國社會主義生產配置的法則並不是由誰創造、誰制定和誰發明的，而是反映我們經濟生活發生的客觀過程。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國家在實現其經濟組織者的活動時，進行最合理地配置我國經濟的巨大工作。同時，它並沒有創造任何配置法則，而是依據客觀存在的經濟法則。這些客觀存在於我國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生產配置法則曾被列寧和斯大林發現並表述在他們的許多主張之中。依靠它們曾經制定了黨的和蘇維埃機關的許多包含關於蘇聯生產配置的重要指示的決定。

由於有了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客觀性質的學說，就使下列問題明確了：曾在經濟地理書籍中有過的意志論觀點是如何的錯誤，今後清除經濟地理學的主觀唯心論的概念是如何的重要。

社會主義生產配置法則沒有自發的性質。正如以上所指出的，它決定於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的經濟法則。這個法則，正像斯大林所寫的，『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法則的對立物而產生的。它是當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法則失去效力以後，在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基礎上產生的。它之所以發生了作用，是因為只有在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經濟法則的基礎上，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才能進行。這就是說，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法則，使我們的計劃機關有可能去正確地計劃社會生產』〔七〕。所以，我們的計劃機關有可能去正確地配置社會生產，而利用生產配置來為共產主義建設謀利。

同時，斯大林指出：『生產力合理組織的問題、國民經濟計劃化的問題等等，並不是政治經濟學的對象，而是領導機關經濟政策的對象。……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人們生產關係發展的法則；經濟政策則由此作出實際結論，把它們具體化，在這上面建立自己的日常工作。』〔八〕合理組織生產力的最重要問題之一，就是它們在蘇聯領土上的配置。這種配置是領導機關經濟政策的對象。當然，我們的領導機關是依據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法則的。

生產配置法則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之內發生作用的。在此以後，它就讓位給新的法則。隨着資本主義的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固有的配置法則便失去了效力，而新的配置法則就代之而起。這些新的配置法則是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所創造的新經濟條件的基礎上產生的。既然共產主義意味着較之社會主義還新的經濟條件的產生，那末，顯然有些現在對於我們起着作用的配置法則也將要失效，而且將要出現共產主義生產所固有的新的法則。

新的生產配置法則在蘇聯的出現曾經遇到舊社會垂死力量和敵對的帝國主義力量代理人的猛烈反抗。托洛茨基—布哈林惡徒、舊資產階級專家中的暗害分子和其他人民敵人並沒有停止過他們的極端陰險的罪惡行動。他們為了阻止新的配置法則起作用，便把我國經濟配置引導到錯誤的路上去，利用配置政策來阻攔節節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衆所周知，在一九二三年四月舉行的第十二次黨代表

大會上，托洛茨基曾經提議『把普梯洛夫工廠和布良斯克工廠等等有國防意義的巨大企業關閉，因為據他所說，這些工廠是些不生利的企業。代表大會忿然否決了托洛茨基的提議』〔九〕。大家知道，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阿爾佛雷特·衛勃 (Alfred Weber) 創立的臭名遠揚的『工業區位論』曾經用來配置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烏拉爾—康茲涅斯聯合企業的思想曾經遭受誣謗，托洛茨基曾經主張把西伯利亞變為帝國主義國家的農業附屬地，右傾機會主義者曾經反對在莫斯科發展機器製造業，還有其他等等。如果記得所有這些和其他許多事情，那末我們就會了解：我國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配置法則是在無情的階級鬥爭中出現的，而蘇聯新的經濟配置則是粉碎了敵對分子的結果，這些敵人曾經企圖阻止新的配置法則發生作用，限制它們所起的作用，維護在垂死力量的影響下產生的舊生產配置。

由此可見，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性質的學說完全適用於經濟地理學。

五、斯大林關於科學法則實質的學說有着特殊的、原則性的意義。無論是自然科學或是社會科學，它們的法則都是反映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人類社會不能改變或取消科學法則，不能創造新的科學法則。

『這是不是說，例如，自然法則發生作用的結果，即自然力發生作用的結果是根本無法避免的，自然力的破壞作用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以自發的、無可抑制的、不受人們影響的力量而出現的呢？不，不是這個意思。當然，在天文、地質及其他某些類似的過程中，人們即使已經認識了它們的發展法則，也確實無力去影響它們。如果把這些過程除外，那末在其他許多場合下，就可能影響自然過程這點來說，人們決不是無能為力的。在一切這樣的場合下，人們如果認識了自然法則，估計到它們，依靠着它們，善於應用和利用它們，便能限制它們發生作用的範圍，把自然的破壞力引導到另一方向，使自然的破壞力轉而為社會造福。』〔一〇〕

斯大林的這些思想是經典性的。從斯大林的上述指示中，一切有關自然的科學應該得出以下的結論：

一、自然界發生着這種過程：人們既使已認識了這些過程的發展法則，但在現代的科學與技術水平之下也不能對它們有所影響。人類社會對於天文學上、地質學上和其他某些類似的過程是無能為力的。因此，社會不能實行改造這些自然過程的措施，而應該持有人的意志在一定時期和一定技術水平之下不能改變這些過程的觀點。

二、自然界發生着能够被人類社會影響的過程。人們影響這些過程不是意味着廢止和改變這些過程發展的法則，而是意味着深刻地認識自然法則，利用這些法則來駕馭這些過程。這些法則沒有消失，也沒有改變，而是用來為社會謀利。

正如所見，斯大林的原理豐富着地理科學的理論基礎，並把它們提高到極高的水平。

當然，斯大林的這些意見對於自然地理學和一切研究自然法則的科學也都是有意義的。

但是，斯大林的這些思想對於經濟地理學的意義也非常巨大，尤其對於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經濟地理。大家知道，在這裏我們的科學面臨着一些任務，就是給自然條件以經濟上的評價，解決如何更好地利用地理環境來為全體人民謀利，為建成新社會制度服務的問題。在解決正確利用社會主義世界各國的一切自然條件總體這一問題時，經濟地理學應該提供出利用國內和該國個別地區自然條件的全盤問題和局部問題的經濟上的論證，以便極迅速地建立社會主義（這是在人民民主國家裏，而在蘇聯則是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這就是上述斯大林關於自然界存在着人類社會能夠與不能夠影響的過程的學說，關於自然界法則可知性的學說，以及關於能够利用它們為人類社會謀利的學說，對於經濟地理學的意義並不亞於對於研究自然界法則的科學的原因。

從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一著作中，經濟地理學應該做出的一些理論上的結論，按照我們的意見，就是這樣。

* * *

斯大林的新著不僅在理論上武裝了經濟地理學，而且還在經濟

地理學面前提出了許多重要問題，這些問題應該作為蘇維埃經濟地理科學工作者羣策羣力來深入研究的對象。我們應該根據『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用廣泛的、自由討論的方法來弄清以下問題：經濟地理不該研究哪些問題，應該研究哪些問題，後者應如何提出又按什麼方針來解決。

我們決不是企圖列舉所有科學問題及其詳盡無遺的提法，而是想把應該作為我們討論對象的問題提出來。

一、早在一九三〇年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就提出了『正確配置蘇聯的工業問題』、『配置蘇聯主要農業部門的問題以及按農作物和部門的我國各省專門化問題』。

從那時起，這些問題就成了我們領導機關注意的中心問題。同時也成為經濟地理學研究的中心問題。經濟地理學只有去研究這些問題，它才可能參加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來。

正確配置工農業問題，不能與贏利問題分開。大家都知道，個別企業部門的贏利有賴於許多原因，其中企業的地點和整個部門的配置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是，這種特別影響到贏利的問題却研究得很不够。關於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應如何來理解贏利這一點，斯大林在一九三三年曾這樣說過：『決不可用商人眼光，決不可根據眼前情形來觀察贏利問題，而應當從全部國民經濟幾年情況的觀點上來觀察這問題。只有這種觀點才能稱為真正列寧主義的觀點，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一〕這種觀點必定是針對農業的，也是針對工業來說的。這一觀點恰恰是新建築工程地點的選擇和我國整個國民經濟配置的基礎。

斯大林的新著進一步發展了社會主義贏利學說，他說：『如果不從個別企業或個別生產部門的觀點，不從一年的時間來考察贏利，而是從整個國民經濟的觀點，從比方十年到十五年的時間來考察贏利（這是唯一正確處理問題的方法），那末，個別企業或個別生產部門暫時的不牢固的贏利，就決不能與牢固的經久的高級贏利形式相比擬，這種高級贏利形式是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法則的作用及國民經濟計劃化所提供的，因為它們使我們避免那種破壞

國民經濟並給社會帶來巨大物質損害的週期性的經濟危機，而保證我國國民經濟有高速度的不斷增長。』〔一二〕

『個別企業和個別生產部門的贏利，從發展我國生產的觀點來說，是有巨大意義的。無論計劃建設或計劃生產時，這都是應該注意到的。』〔一三〕

既然建設和生產的計劃是與它們配置的計劃不可分離的，那末，很顯然，配置的贏利問題對發展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其他國家的國民經濟來說，也就具有巨大的意義。

換句話說，問題在於：經濟地理難道不應該從對社會主義生產合理配置的一般議論轉到對國民經濟進行具體的實際的幫助？難道不應該去參加影響到獲得穩定而經久贏利的高級形式（這正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特徵）的個別企業和部門配置問題的研究嗎？

二、斯大林在其『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著作中，發現並表述了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經濟法則。這一法則的重大特徵就是：生產的合理配置和國家各主要經濟區的綜合發展。這一經濟法則要求：不僅是在國家的範疇內（或者是在整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陣營內），而且是在國內各主要經濟區的範疇內，要具有一定的比例。

但在事實上，還存在破壞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法則的現象。它們反映在生產配置的缺點上，反映在個別經濟區經濟發展的不成比例的現象上。關於這一點，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曾提出了許多批評性的意見，在大會的決議中這樣寫道：『保證在新的五年計劃期間改善工業企業的地理分佈狀況，使工業更接近於原料和燃料產地，以便消滅不合理的和距離過長的運輸現象。』〔一四〕

總之，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法則要求：保證個別部門之間以及我國各經濟區之間有正確的比例；在各經濟區內部的生產部門的發展中，也要有必要的比例〔一五〕。為使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經濟法則的要求不遭到破壞，『就必須研究這個經濟法則，必須掌握它，必須學會以完備的知識去應用它，必須制定出能完全反映這個法則的要求的計劃』〔一六〕。

因此，現在各專業經濟學家面臨的任務是：掌握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法則，以便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中，學會以完備的業務知識去應用它。因此，我們也就迫切地需要去研究這一法則並從它對我國生產力地理配置的影響和對我國個別經濟區發展的影響的觀點去研究它。對科學研究中的這類問題的實際要求是這樣巨大，最近國家計劃委員會實際上沒有按經濟區來從事經濟計劃，因而在經濟區的發展中產生了一系列不合比例的現象。

這種『科學研究工作應該幫助我們計劃機關去充分估計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法則之作用並適應於社會主義經濟法則之要求，幫助我們去找出制定計劃的正確方法，即能充分反映社會主義經濟之迫切要求的制定計劃之方法』〔一七〕。

上述情況在蘇維埃經濟地理工作者面前提出了許多重大問題。大家都知道，區劃與個別經濟區的發展問題，在蘇維埃經濟地理學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按極常見的觀點來說，本文作者也同意這一觀點，這些問題應該成為我們科學的重要內容。

但同時，在經濟地理學中，在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上，還有着各不相同的意見，表現出各種不同的錯誤觀點。現在，在創造性地運用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所闡明的新原理的基礎上，我們有可能正確地來解決區劃問題。為此，我們就必須在行政一領土單位和經濟一政治單位的領域內，來研究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法則的作用，即在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省和邊區的領域內，在包括許多省、邊區和自治共和國的大片領土上，及其所形成的大經濟區（伏爾加河流域、烏拉爾、西西伯利亞）的領域上，來研究該法則的作用。

為了要正確地解決區劃問題，就特別需要明確下列問題：

(一) 既然經濟區是在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法則影響下形成的，那末，經濟地理學（而不是別的任何一種經濟科學）的任務不正是在於說明這些經濟區嗎？難道經濟地理學不應該在掌握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法則的基礎上，用研究我國生產力配置的客觀法則的方式，譬如說來『發現』經濟區，並提出必要的調